古樂書

二

者以為秋肅之氣過盛而不和先王之世則不然所重
者鍾律鍾也者律之寄而樂之首也故黃鍾函鍾圜鍾
應鍾皆以鍾名而儒者談律呂謂之鍾律之學律也者
制事立法物度軌則皆於是乎出者也第鍾之於律也
難別則又鑄銅為律方外圓內以其容為之量以其長
為之度以其重為之權衡而聲音之道賴以有傳于世
鑄必以銅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是以太師執同
先鄭直訓為銅後鄭謂陽律以竹陰律以銅竹陽銅陰

各順其性雖未盡爾亦可以見金之為物有重於樂者矣凡範金者必致其精然後可協其聲考工記曰㮚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世俗之金工則賤丈夫者為之惟恐其耗也而鉛濁雜焉期以諧律而和樂也其可得乎古者攻金之工治氏執上齊劑鳧氏為聲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則剛柔有劑也凡金之候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

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則火劑有候也如是故厚薄之
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可得而論也金
用紅銅錫用滇蜀高錫余嘗試之煉銅至於不耗什殆
損五鼓鑄之法黃白青白之氣皆鉛濁也鉛濁淨後方
可用錫和合錫以引銅令入範易灌而不璺金六斤錫
一斤所謂六分其金而錫居一金精則聲清雜錫則聲
濁聲之清濁非特於厚薄大小辨之調劑分量火候遲
疾更須諦審比必非世俗金工所能辨也有不合律

者必煉而更鑄之昔者晉平公鑄大鐘使工聽之皆曰調矣師曠以爲不調請更鑄焉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恥之後師涓至果知其不調世固未嘗無知音者也聲中乎律通神明動天地恒必由之陝州黃河之鐘感陰雨而鳴豐山九耳之鐘遇霜降則鳴晉銅澡盤之鳴與洛陽之鐘相應漢未央鐘之鳴與南郡山崩相應其輕重厚薄之器有動乎氣因發乎聲物類與之相感莫測其所以然然而有知音者能

黙識之是以宋沈閬光宅寺鐸以協姑洗長孫紹遠獲浮圖鳴鐸以備黃鍾荀朂訪趙州之牛鐸薦郊躍池内之蕤賓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夫亦精誠之極而鬼神為之通焉者乎要以道冥于器器合于氣氣通于神即一器之微其精靈存乎世亦必有不可磨滅者况乎元聲之在天地間而謂其終不可求也

攜譙按邉部俗部之樂金多而殺氣盛其説不可

不察也

于甬内可旋轉也垂入甬内之柱為斡其斡大半在甬上有旋蟲以為飾若蹲熊盤龍辟邪之制盤旋甬外者是也鍾有四帶紋如篆籀故曰篆篆閒有鍾乳夾鼓與舞可以枚數故謂之枚攠受擊處也隧在鼓中窪而生光有似夫隧坎也

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閒去二分以為之鼓閒以其鼓閒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

衡圜参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鉦與銑間之徑俱狹于銑口十分之二鼓間與舞脩又狹于鉦十分之二舞脩平體之廣也舞廣側體之廣也據鄭氏鍾口居其長十六分之十則黄鍾長九寸銑徑五寸六分二釐五毫也又十分去二分以為鉦得四寸五分又去二分以為鼓間則三寸三分七釐五毫又去二分為舞廣則舞廣二寸二分五釐今按舞鉦鼓皆鍾體以九寸之體三分均之各長三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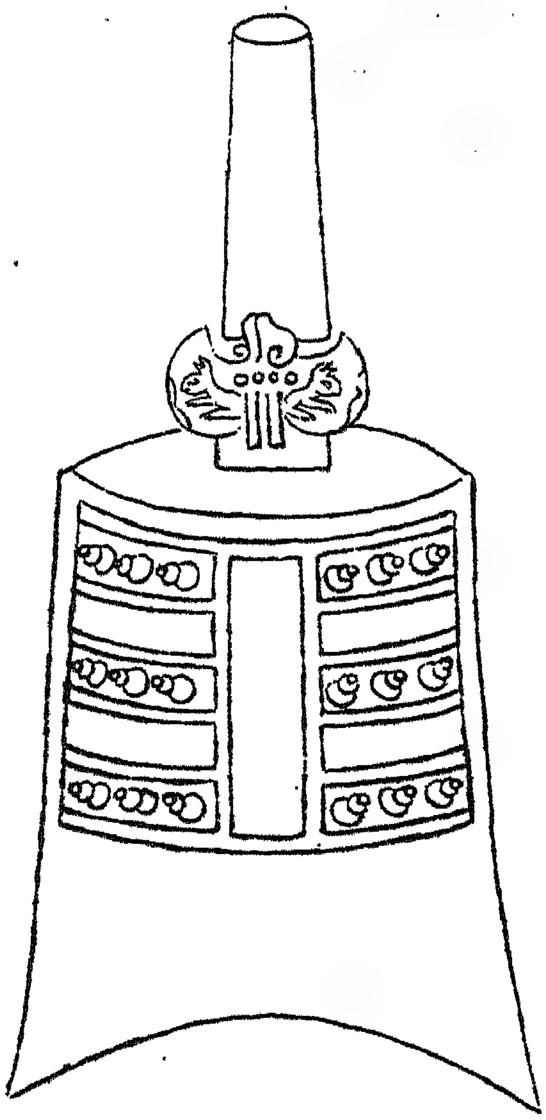
鉦長三寸甬長亦然甬圍亦然衡圍二寸甬中空鐘
榦自其中垂下當甬三分之二之下其空稍廣以横
括礙之使可旋旋上設蟲下盤甬外為飾
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鐘已
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筰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鐘
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
為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長而小則其聲
舒而遠聞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

鉦間與舞廣同黃鍾之鍾得二寸二分五釐則厚二分二釐五毫隧深三釐七毫五絲　按鄭註鉦間同鼓又疑十分鉦間為太厚今據本文鉦間止當同舞廣據古鍾亦然

以上據先儒舊解鍾制詳定然古鍾亦不一例當審鑄審聽而定之古者鍾制俱存晉平公鑄鍾師曠猶以為不和宜更鑄況于今日乎

黃鍾鍾制以正十分寸成筭餘鍾三分損益用九分寸

博古圖鐘制之一



者頌鐘大而笙鐘小歟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舊亦以十三簧為雅簧大琴為頌琴小琴為雅琴皆然或有所自也頌鐘一名鏞鐘爾雅大鐘謂之鏞大鼓謂之鼖而詩稱鼖鼓維鏞大與大相應也但書曰笙鏞以間其時笙與鏞鐘相間而作卽以笙鐘為鏞未嘗有頌鐘也至周始以鏞為頌鐘郭璞以為鏞卽鎛則誤矣

頖宮禮樂疏曰爾雅大鐘為鏞中曰剽小曰棧左傳單襄公曰先王之制鐘也大不過鈞重不過石伶州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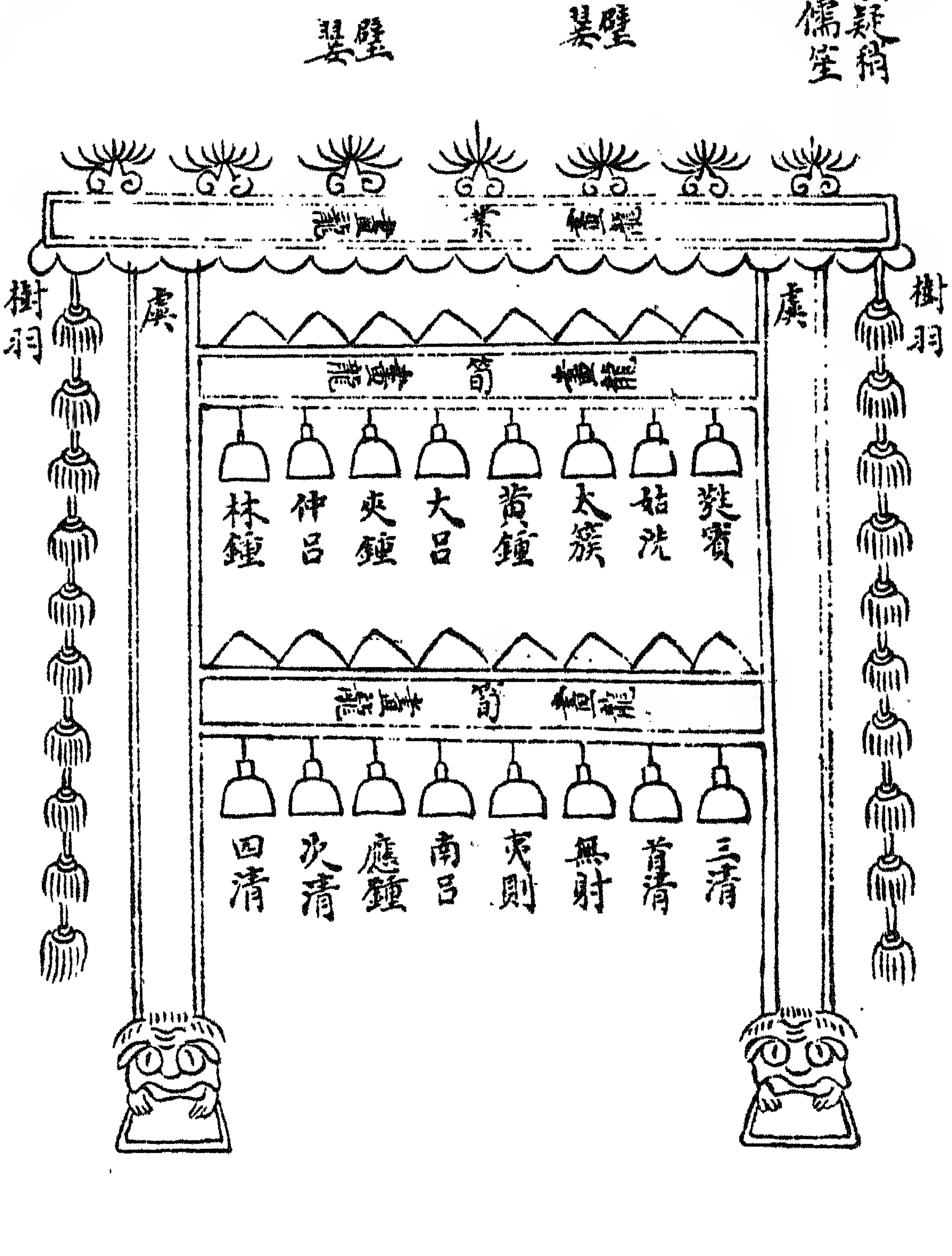
之鐘是猶詩窮于七言變而為詩餘戲曲廻視漢之五言固已雍然雅音矣

宋沈括筆談曰今太常鐘鑄皆于甬本為紐謂之旋蟲側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側發地得一古鐘匾而短其板長幾半寸大畧制度如㫖氏所載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謂衡者予細考其制亦似有義甬所以中空者疑鐘縣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横括挂之横括疑所謂旋蟲也今考其名竹筩之筩文從竹從甬則

按宋鐘制甬實不旋非制也然據沈說則旋蟲在甬內而以橫括取衡義似亦非也衡在中頂而平故曰衡非以橫括之故也又考工有甬長而無衡長非以甬半以上為衡也據考工鐘縣謂之旋所謂橫括也旋蟲謂之榦則橫括上所植之榦飾如盤龍辟邪之類是也後世以旋蟲合而一之故誤也若旋蟲在甬內無飾可也何以蟲為

編鐘圖

大武用頌鐘疑稍大今且依先儒笙頌一鐘同制



磬簴用羽屬餘同鍾簴考工記梓人爲筍簴天下之大獸五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簴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于鍾宜若是者以爲鍾簴是故擊其所縣而繇其簴鳴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簴是故擊其所

縣而繇其簴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數音促顧音慳閷音殺簭音噬

數目視急也顧脰長脰也騫飛舉也鱗之而頰之有

鬐鬣處也

陳祥道曰鐸鳴自内鐘鳴自外先儒以謂撞鐘磬必以濡木以其两堅不能相和也或曰海中有巨魚曰鯨巨獸曰蒲牢蒲牢畏鯨擊鯨則蒲牢大鳴後世緣是作蒲牢于鐘上而狀鯨魚以撞之欲其大鳴張衡東京賦曰發鯨魚鏗華鐘是也然經無明證其制不可以考

沈氏筆談曰古法鐘磬每簴十六乃十六律也然則簴又自應一律有黄鐘之簴有大吕之簴其他樂皆然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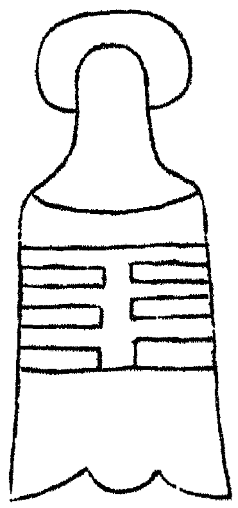
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間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之名琴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寶之以為異物不知此乃常理

按聲類至不同相諧者寡故不應者多應者人反以為異易曰同聲相應孔疏以為彈宮宮應彈角角應是也

唐洛陽有僧磬日夜自鳴僧怪懼成疾求術士百方禁

如鐘而大恐不然今按博古圖説鎛減於特鐘而大於編鐘國語有鐘無鎛之鐘蓋特鐘也

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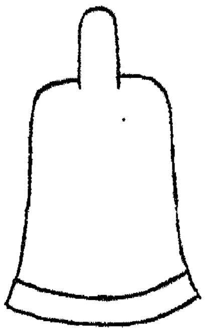
按周禮鼓人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陳祥道曰錞聲淳鐲聲濁鐃聲高鐸聲明理或然也

錞

錞圜如碓頭上大下小樂作鳴之與鼓相應康成之說杜佑曰錞于古禮器也宋時廣漢什邡人段祖以錞于獻始興王鑑其制高三尺六寸圍二尺四寸圓如筩也色黑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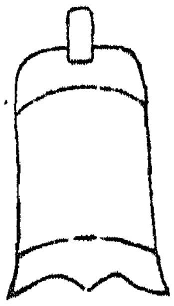
器盛水于下以芒當心跪注錞于以手震芒則其聲如
雷後周平蜀得之斛斯徵觀曰錞于也陳祥道曰國語
言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又黄池之會吴王親鳴鐘
鼓丁寧錞于振鐸則兵法固用錞矣
錞　未詳
鐲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丁寧也鉦也皆其異名
見禮書下同

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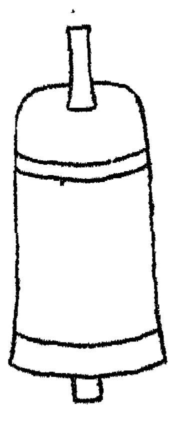
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鼓小鉦也

鐃



鐸大鈴也金鐸舌以金木鐸舌以木金鐸振武事木鐸振文事

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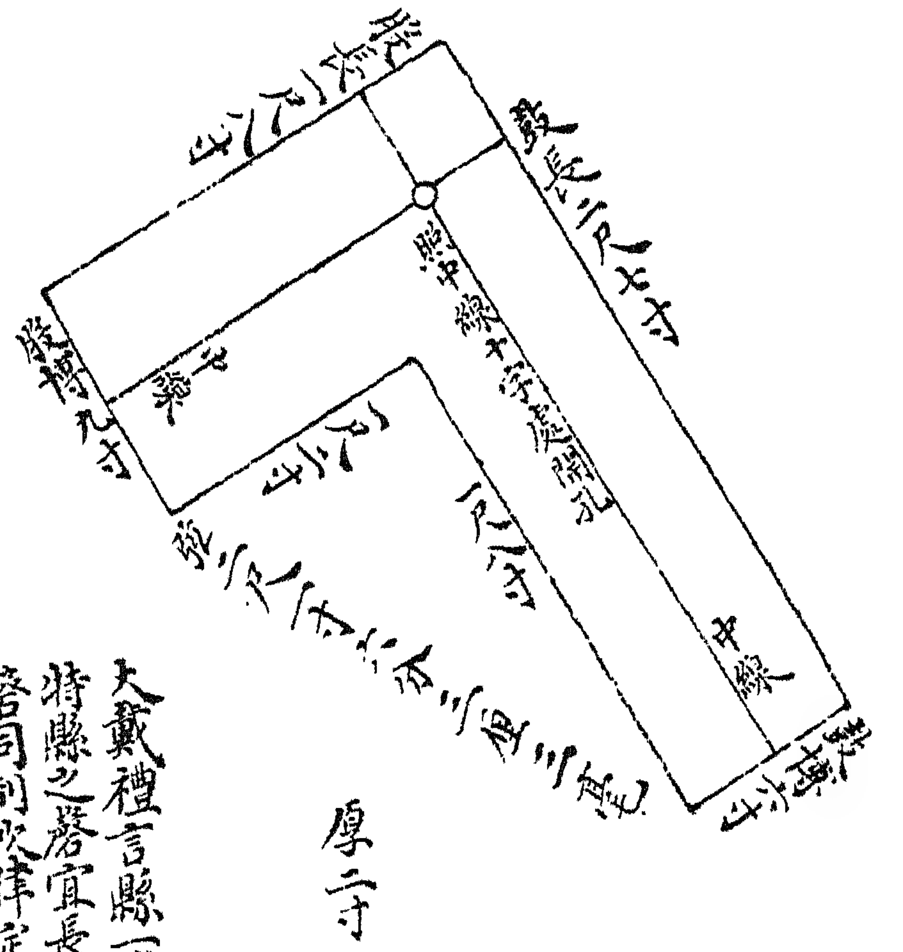
石音制度第十四

禮樂疏曰磬或謂出于毋句氏而明堂位叔之離磬皇氏釋之曰毋句氏之別名也尚書舜興樂教申命于八音克諧而后夔所對唯曰於予擊石拊石當時徐州泗磬梁州璆磬雍州球琳豫州磬錯大抵以充樂器之用聖王無他玩好又厚邺民力甚明也而任土作貢九州之内玉石居四樂成而百獸率舞則石音之貴可想焉石之美者名球又名璆禮曰玉之清越以長樂也其聲

有隆無殺衆聲求而依之故曰天球書言戞擊鳴球國語言蘧篨蒙璆漢樂章言軒朱璆磬璆即是球之美者一物而二名焉蓋鍾有齊量磬無齊量因玉石之自然以十二律為之數度其制曲折中矩春秋時齊以玉磬賂晉魯以玉磬如齊天子諸侯之磬似皆用玉尚書蔡傳曰今下邳磬石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一統志邳州城西南八十里靈壁縣北七十里俱載山出磬石此為古者泗濵之石無疑然今河内太行諸山產石頗勝靈

璧則磬石隨處有之石以浮名舊注以為浮生于土不根著者一云取其土少而水多其聲和潤盍石出土上者長見風日其質堅脆雖琢之甚堅而其品最佳其埋沒水土中者不見風日質柔而聲不可叶石工以其易琢往往以此欺人擇石者不可不留意于此也趙希鵠曰靈璧石出虹州靈璧縣其石不在山谷深山之中掘之乃見色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然不起峰亦無岩岫佳者如菡萏或如臥牛如蟠螭扣之聲清越如金玉以

大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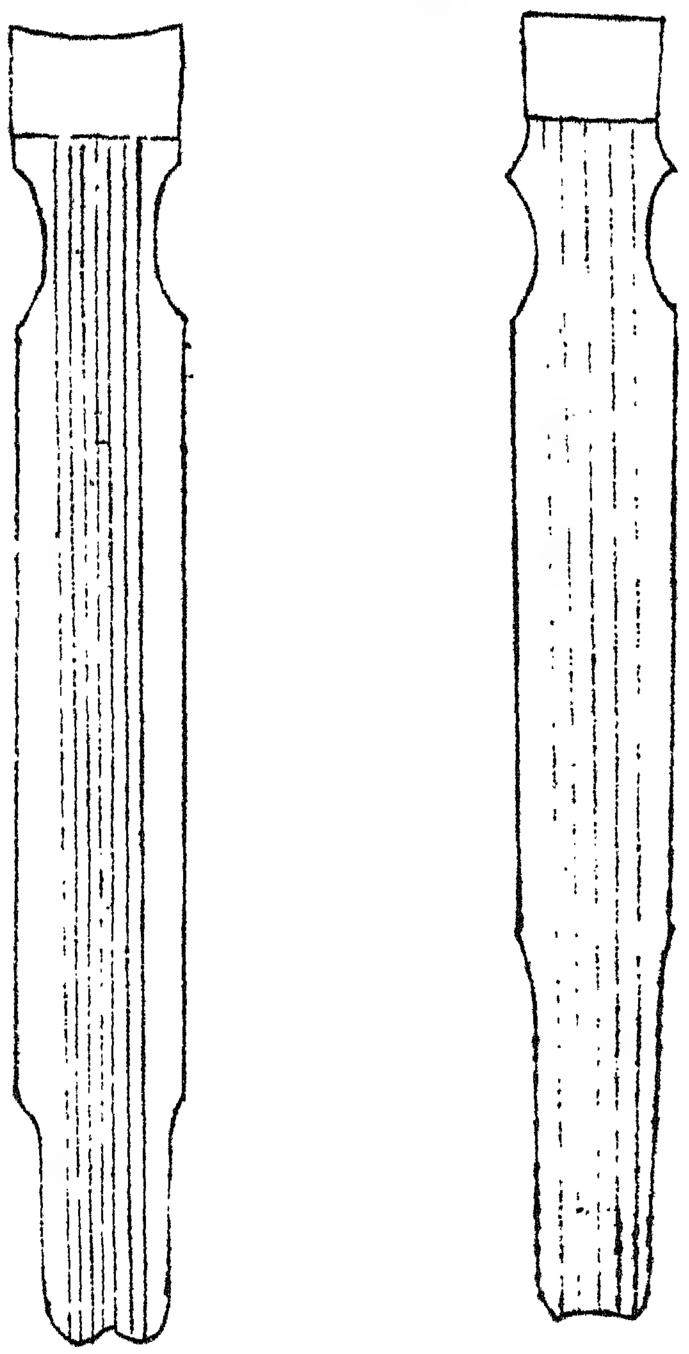
大戴禮言縣一磬而堂特按
特縣之磬宜長三律笙頌二
磬同制以律定之長一律

類宮禮樂疏曰欲造何律之磬各以其律造之長廣厚數悉如前例其聲自與律協如或不協磬聲太清則去其厚太濁則去其長各以其律之長短依法造磬非有所謂黄鍾之尺太簇之尺也辨見琴部

又曰凡擊磬厚者宜重不宜輕輕則不清擊薄者宜輕不宜重重則不和故先儒釋擊石拊石謂重擊為擊輕擊為拊輕重之閒妙義寓焉所以諸器不言輕重唯磬言之

絲音制度第十五

琴制



律者不知七律之義妄命之耳

琴制陳暘樂書謂中琴三尺六寸六分大琴八尺一寸雖不足為定據而振之李氏非之以為三等琴制大抵不甚相遠大者黃鍾之尺中者太簇之尺小者姑洗之尺不滋臆説耶

舊法一絃為宮次絃為商三絃為角而徵而羽而少宮而少商以次自外而内又謂一絃黃鍾二絃太簇三絃姑洗四絃蕤賓五絃林鍾六絃南呂七絃應鍾然則所

謂少宮少商固卽變宮變徵而非有異法也但黄鍾之絃理當自中而出今反自外悖陰陽之道今從史遷以宮絃居中央次内為商又次外為角又次内為變徵又内絃為羽次外為徵外絃為變宮宮絃八十一絲商絃七十二絲角絃六十四絲徵絃五十四絲羽絃四十八絲變宮絃四十二絲零九之六變徵絃五十六絲零九之八凡蠶口吐絲為忽十忽為一絲向以變宮變徵為少宮少商少宮為黄鍾半律十分寸為四寸五分少商

為太簇半律十分寸為四寸五絃外為羽外次為角中央為宮內次為商內為徵漢志有之絃以緩急清濁故八十一絲而最緩最濁者黃鍾也四十絲五忽為少宮四十絲為少商舊法也然七絃本周琴七律今未及二變而遽用二半律不亦謬乎

禮樂疏載琴制桐木為之脣以梓縣以硃漆古稱氷弦玉軫漆質金徽通長五尺五寸首廣九寸尾廣六寸肩廣一尺齦岳中間五尺首通足中高二寸七分傍高二

寸尾通足中高二寸傍高一寸五分岳以隶鴈足以黄
楊腹下龍池八寸鳳沼四寸中藏天地二柱天柱圓厚
七分居四五徽界地柱方厚六分居八九徽界若定位
小差近上則損上聲近下則損下聲又曰古者造琴削
以嶧陽之桐絙以檿桑之絲徽以麗水之金軫以崑山
之玉其名則有臨岳承露龍池龍齦鳳沼鳳翅咮舌鴈
足其品則有緑綺焦尾玉牀響泉韻磬清音長五尺五
寸合于河圖全數齦岳中間五尺以當大衍首廣九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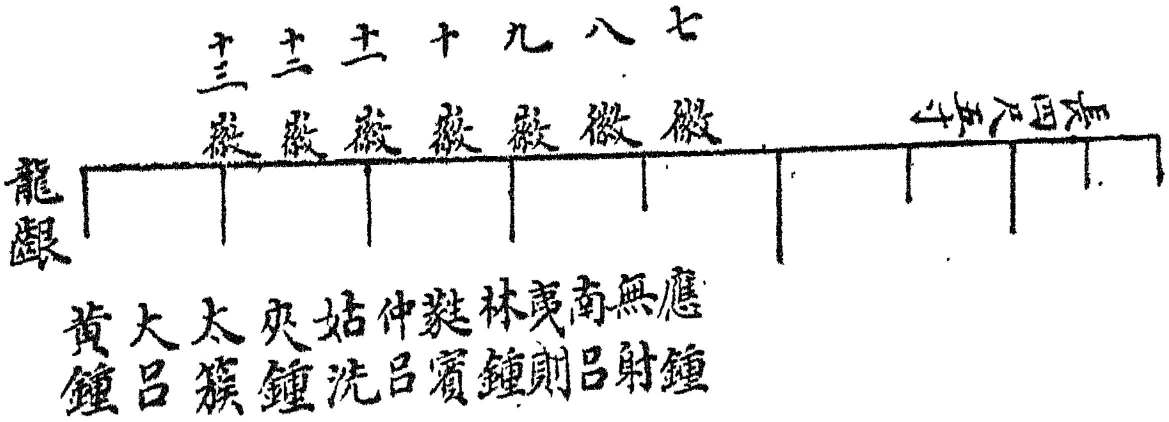
宮琴長九尺而折其半故為四尺五寸而下生林鐘林鐘六寸為徵為第九徽徽內三尺徽外一尺五寸上生太簇太簇八寸為商為第十三徽徽內四尺徽外五寸下生南呂南呂五寸一分為羽為第八徽徽內二尺七寸徽外一尺八寸上生姑洗姑洗七寸一分為角為第十一徽內三尺五寸徽外九寸下生應鐘應鐘四寸六分六釐位在八徽內二寸七分內二尺四寸外二尺一寸上生蕤賓蕤賓六寸二分八釐位在十徽九徽之間內三尺一寸五分外一尺三寸五分上生大呂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在龍齦內二寸半內四尺二寸半外二寸半下生夷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在九徽八徽之間內二尺八寸半外一尺六寸半上生夾鐘夾鐘七寸四分三

氂七毫三絲爲第十二徽徽內三尺八寸徽外七寸生無射無射四寸八分八

氂四毫八絲在八徽內徽內二尺五寸徽外二尺上生中呂中呂六寸五分八

氂三毫四絲六忽爲第十徽亦爲角徽內三尺四寸徽外一尺一寸復生變黃鍾八寸七分八氂有奇今少宮以下即其半聲爲四寸三分八氂有奇也　以上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寸法約定周禮鄭註以從簡便凡律寸皆九分分皆九氂氂皆九毫毫皆九絲絲皆九忽琴尺皆十寸寸皆十分分皆十氂氂以下不收

按律布聲圖



朱子曰按此以上為自龍齦之内至於七徽左方十二律之位而七徽以後之説亦附其後蓋琴之有徽所以分五聲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按而取聲而其布徽之法則當隨其聲數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如前之説焉今人殊不知此其布徽也但以四折取中為法蓋亦下俚立成之小數雖於聲律之應若簡切而易知但於自然之法象懵不知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盡耳○或曰若子之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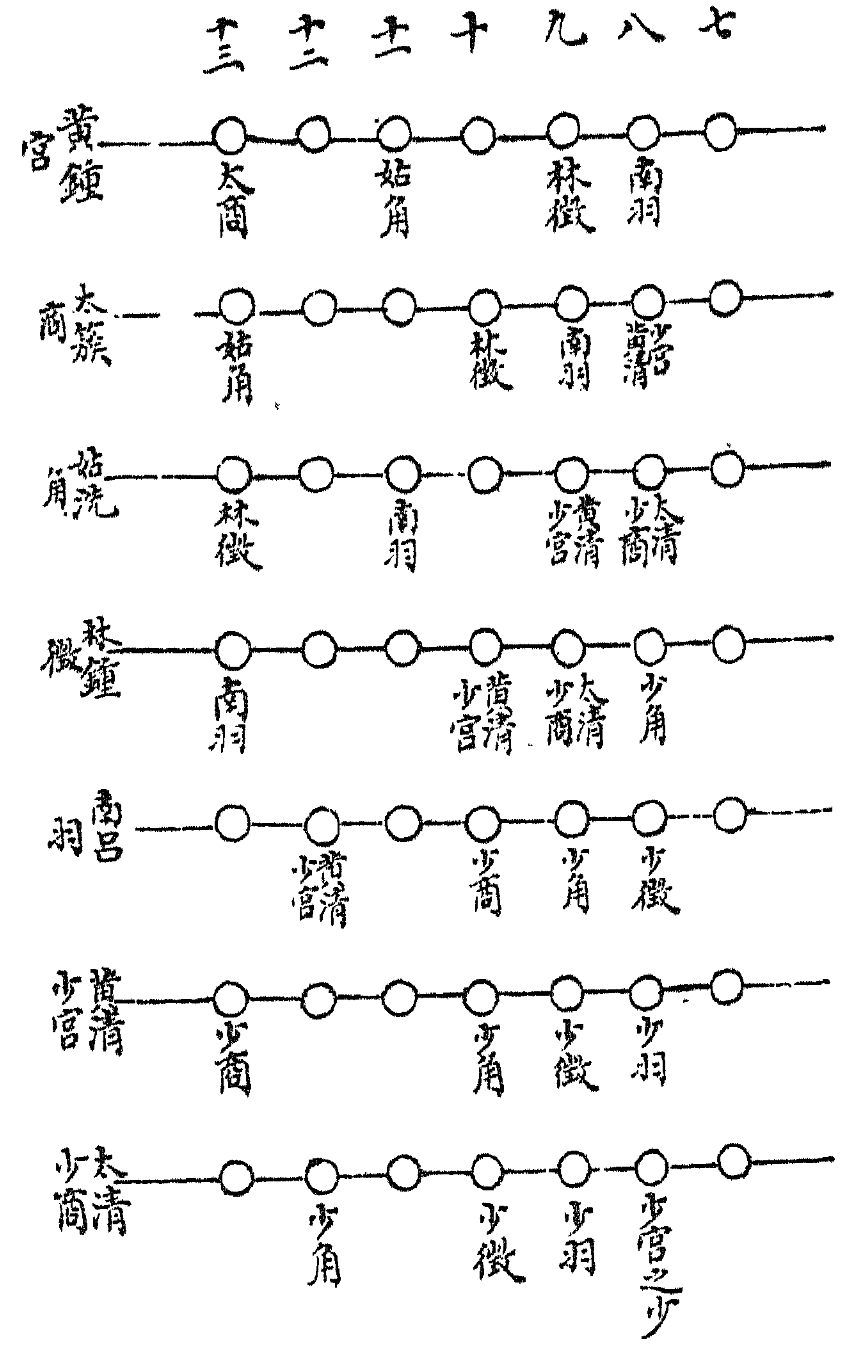
數也律分也㣲寸也三者之相與皆迂回屈曲而難通無乃出于傅會牽合之私耶曰律之九分也數之八十一也琴之八尺一寸也三者之相與固未嘗有異焉今以琴之太長而不適于用也故十其九而為九尺又折其半而為四尺五寸則四尺五寸之琴與夫九寸之律八十一之數亦未始有異也葢初絃黃鍾之宮次絃太簇之商三絃中呂之角四絃林鍾之徵五絃南呂之羽六絃黃清之少宮七絃大清之少商皆起于龍齦皆終

于臨岳其長皆四尺五寸是皆不待抑按而為本律自然之散聲者也而是七絃者一絃之中又各有五聲十二律者凡三焉且以初絃五聲之初言之則黄鍾之律固起于龍齦而為宫聲之初矣太簇則應於十三徽之左而為商姑洗則應于十一徽而為角林鍾則應于九而為徵南吕則應于八而為羽○次絃則太簇之律固起于龍齦而為商之初矣而其姑角應于十三之左林徵應於十南羽應于九黄清少宫應於八之右○三絃

亦各于其初之次而半之四徽之後以至一徽之前則其聲律之應次第又如其初而又半之但七徽之左為聲律之初氣後身長聲和節緩故琴之取聲多在于此過此則其氣愈散地愈廹聲愈高節愈促而愈不可用矣此六徽以後所以為用之少雖四徽亦承以應之次以復于初而得其齊而終有所不能及也抑此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聲之位又有按徽所取五聲之位二者錯綜相為經緯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絃遞降一等其

自左而右者則始終循環或先或後每至上絃之宮而一齊焉葢散聲通體之全聲也七徽全律之半聲也今人不察反以中徽為重而不知散聲之為尊甚矣其惑也

朱子謂中呂則應于十而為角者宮經也宋時以中呂為角故角聲不得其正



第其六弦會于十徽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徵與散徵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會于十一徽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得同會于一徽無他說也當時以中呂為角故朱子所論調絃之法如此然朱子之意因欲復黃鍾宮調而不以中呂代姑洗為正也

朱子答吳元士言以中呂為宮既知其誤則改而正之

似無難者今長者雖知其然而猶未免有傳習之久莫之能改之歎則又似有未易改者此又何也葢術士之藝已成卽調絃一事亦不易改必須自㓜習學乃為佳耳

按三宮之法為大琴太長散聲為倍律其中宮為正聲其四嶽以上為清聲尚可用今四尺五寸之琴以散聲為正律以下清聲豈復可作二宮朱子一君二臣一陽二陰之說非也

更定古七絃十二聲全圖

和弦之法先搏宮太與散太簇相應次搏商姑與散姑相應次搏角蕤與散蕤相應次搏變徵林與散林相應次搏徵南與散南相應次搏羽應與散應相應唯變徵進一徽者以散蕤十一徽乃夷則七絃中無夷則絃也此論其法當如此然七絃隔一調之為易而上下太遠則難和此古法之難復須神明于音律者以熱而生巧也

應鍾	應清	無清	南清	夷清	林清	蕤清	中清	姑清	夾清	太清	大清	黃清
林鍾	林清	蕤清	中清	姑清	夾清	太清	大清	黃清	應	無	南	夷
姑洗	姑清	夾清	太清	大清	黃清	應	無	南	夷	林	蕤	中
黃鍾	黃清	應	無	南	夷	林	蕤	中	姑	夾	太	大
太簇	太清	大清	黃清	應	無	南	夷	林	蕤	中	姑	夾
蕤賓	蕤清	中清	姑清	夾清	太清	大清	黃清	應	無	南	夷	林
南呂	南清	夷清	林清	蕤清	中清	姑清	夾清	太清	大清	黃清	應	無

中絃生第六絃六絃生第三絃三絃生第一絃一絃生第五絃五絃生第二絃二絃生第七絃皆散聲以下皆按徽為次即得五聲相生之次第

按唐宋以下之鼓琴者但知五音之序其實不識樂律還宫之理故其法皆誤今有最易辨者絃粗則濁絃細則清絃長則遲絃短則急人之所知也七絃散聲既為五音之正矣一絃之黄鍾八十一絲粗而濁且遲既有定律矣則下此之細而急者必非黄鍾也

仲默蔡氏曰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為商為角為徵羽琴協歌者也則黄鍾之聲必長應鍾之聲必短今試以一絃散聲與一絃實音彈之孰長而孰短乎而振之李氏以一弦之實音為黄鍾散聲為林鍾亦大不識君臣之義矣朱子嘗曰以禮運正義推之則每律各為一宮每宮各有五調而其每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為琴之綱領而説者罕及此闕典也余謂不知此義不可以論琴沈氏筆談据唐人琵琶録以為調琴

之法須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于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但今人茍簡不復以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法出于臨時朱子曰按沈氏所言可救流俗茍簡之弊世之言琴者徒務布爪取聲之巧其韻勝者乃能以蕭疎閒遠為高耳豈復知禮樂精微之際其為法之嚴密乃如此而不可茍哉然其曰以合字定宮絃者亦黃鍾一均之法耳不知沈氏之意姑舉一隅

以見其餘耶抑以琴聲之變為盡于此而遂已也

朱子曰沈氏說以隔二者為下生隔一者為上生蓋九徽之宮隔二者生散徵而散徵隔一上生十徽之商九徽之商隔二下生散羽而散羽隔一上生十一徽之角九徽之角隔二下生散少宮而散少宮隔一上生十徽之徵九徽之徵隔二下生散少商而散少商隔一上生十徽之羽也如此則九徽之隔二者常以木聲命散聲十徽之隔一者常以散聲命木聲然後十徽之按上按

下者亦皆得以協其相生之序此又不可不知也古之聖王聲律身度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豈必懼遠于俗耳今能依準作琴旋宮相生則大善矣不得已且依朱子十二律數之說從龍齦以次而退布列十二律之位猶未失雅樂之遺不必依違于俗說矣

凡上絃以絨封繫蠅頭（絨與弦相結處）臨岳之半展第四絃過龍齦君位（焦尾當中）歷鳳沼（近尾方穴）以盤鴈足將長餘之弦纏于左手食指自內繞小指外轉入名指裏由中而上復

以食指的住貼琴着力微抽量其緊慢之中以大指勾絃取聲審定黄鍾中聲相合卽以絃尾緊纏鴈趾使不動移次上第三絃亦如之惟略加緊而勾絃取聲與太簇合卽是也其餘諸弦俱如前法以次漸緊搏拊和之其緊慢全在于軫右手調之欲緊則大指轉出為進欲慢則以大指内轉為却此係舊上絃法唯絃法不同

類宮禮樂疏曰琴主散聲左手不按絃唯以右手弾之實音次之泛音鄭聲君子弗貴是以左手綽注吟猱右手疾徐輕重

雅樂禁焉琴理雖淵雅音尚簡指法大略可得而論右中指向内為勾向外為剔食指向内為抹向外為挑大指向内為托向外為擘一勾一挑同聲為撮抹擘同聲亦為撮上生下生遞互鼓之散實相應

俗間一字一彈吟猱操擘固與雅道相遠振之李氏以操縵引兩段配歌一聲歌則緩矣而絃則繁矣夫黄鍾之音洪而長故歌音亦長應鍾之音清而短其歌音亦短此所謂協律也今不論歌聲之短長而以二十六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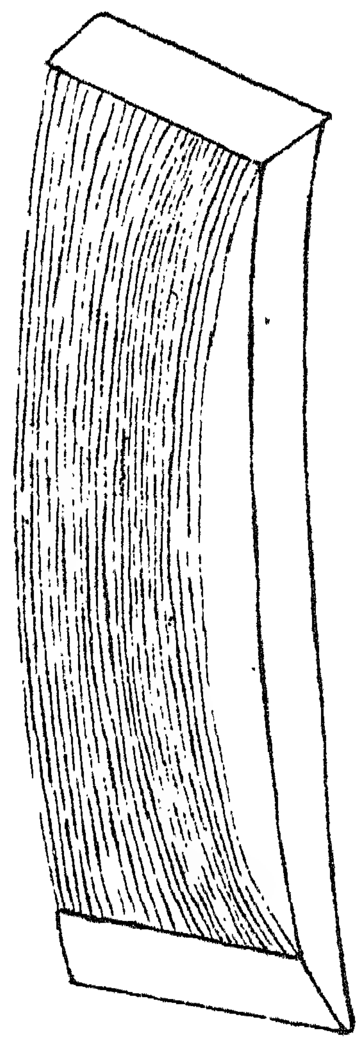
廟之上天子大合樂則實音短而不嚴當用散彈九變則備九琴各為一均如古之名材有所謂清角者殆止仲呂一均而已

沈氏筆談曰今之調琴先用管色定宮古人仍須以金石為準漢京房以竹聲不可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黄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東漢元和元年殷彤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故待詔嚴崇

亦止用右手

瑟制

柱式



十三

無射半二十二　　應鍾變半二十一

上弦法將弦通解畢新布拂拭尾端用錦一幅襯之先上中弦空弾散聲令與琴宫弦同就從中挨次上之上絃聽音俱用散聲不須設柱○聽絃有過濁不合律者然後量清濁設柱鼓實音則按中絃下畫分寸之嶶移就之中絃雖不用而其設柱進退調律皆由于此葢定瑟上絃須吹律命之絃雖有粗細分清濁而未能悉協

柱又不可膠定所可定者中絃下之徽而已臨鼓先依徽調絃設柱然後鼓之中絃下畫二十三徽如操縵法以黃鍾為正黃清為應林鍾為和𪗋鼓黃清為同右手鼓中聲左手鼓清聲以大呂為正大清為應夷則為和𪗋鼓大清為同若以實音為應則當設柱于黃鍾絃大呂律

頖宮禮樂疏曰先將絃穿入岳傍竅内以手探越取出將絃頭繫以絨條令抵竅隙緊抽貼岳即以絃尾穿入尾岳傍竅又以手探越取出纏于食指之端自掌内繞

小指外著力緊拽繞琵尾而上以止機按定然後將餘絃纏繞本絃或三纏五纏大多不過七纏以不動為度如阮首瑶簪觚稜銳表詳未 其端平方用麪漆粘薄軟皮於端取其澀滯上絃之際用以頂之則絃止而不走以便煞尾故曰止機又曰凡學琵者兩手十指皆伸切忌屈其小指與箏手不同也其指法擘托抹挑勾剔打摘皆與琴同而雅音唯用擘抹勾三法此外尚有歷撮輪帶等三十法俱出淫聲非雅頌之音所有操縵法正者

簫制

釋名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參差以象鳳翼簫然清亮以象鳳鳴原本黄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宣揚六氣而成天道是謂律管管有長短而聲之清濁高下因焉編集衆律一管一聲又名排簫朱子曰今呼簫管乃是古之笛雲簫乃是古之簫雲簫

者排簫也以上係類宮禮樂疏

按爾雅曰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郭璞註曰言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筊十六管長尺二寸所謂長尺四寸與尺二寸者皆蔡邕所謂以蜜窒其底而增損之之底簫也二十三管按二十四律而應鍾半聲不用也十六管十二律兼四清也

古稱孤竹之竒禮天神孫竹之衆禮地祇陰竹之幽禮人鬼今不可別第用紫竹斑竹或天門山竹江浙筆竹

皆佳擇取天生两端圓匀合外徑之數者而内徑或稍
按度修治上開吹口一一試之令與律合然後編之編
法黄鍾居左餘以次列除左右編管外餘管两旁畧削
使平加鰾粘聯上加二束用象牙隨器大小狀類腰帶
銅釘間之口用朱漆竹之佳者勿傷其皮而存其本質
文選所謂帯以象牙棍其會合絳唇錯雜羅鱗捷獵者
也若無佳竹則金漆塗之元史樂志排簫有櫝黒漆搶
金鸞鳯廟祀之簫崇飾無害苐用之於燕賓飲射則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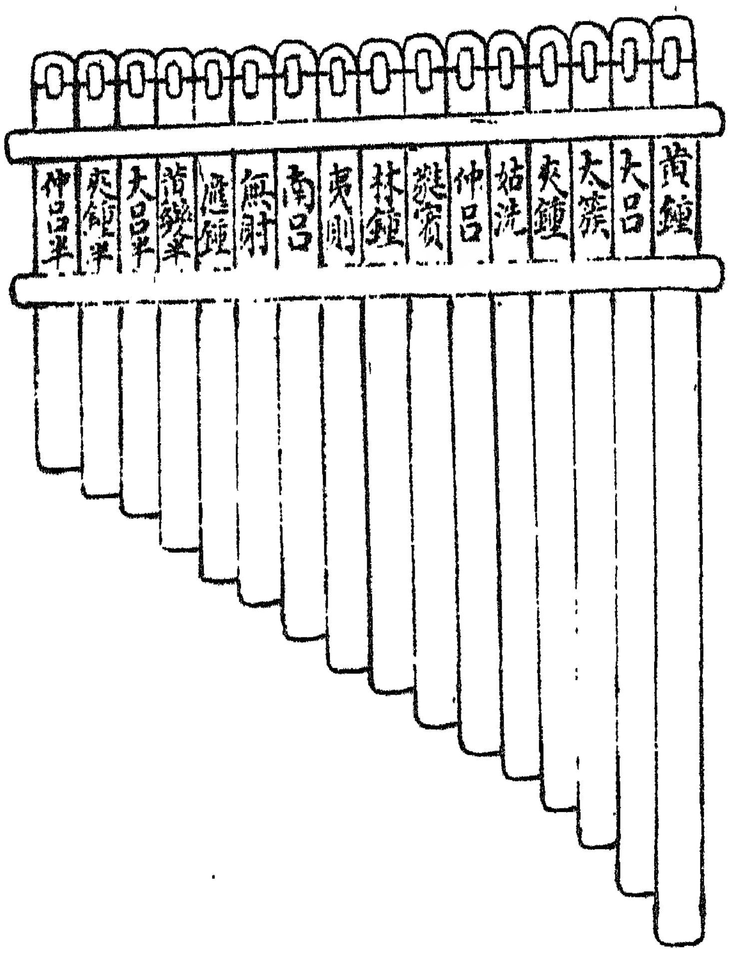
雅耳劉濂曰簫乃十二律之本體虞廷最重之故曰簫韶長短并列有似鳳翼故曰鳳簫一管一音無事假借其十二管長短俱如本律此言是矣而又曰或長俱如黃鍾以蠟次第實之則又何以似鳳翼耶蔡邕亦謂簫有底以蠟實之增損則和陳暘簫圖長短一般而蠟塞以分清濁謂之底簫大抵襲邕之謬○吹口縱横俱當黃鍾内徑之半律有長短吹口無異勿過不及不及則濁過則清矣凢算律長連吹口在内○制竹音者須擇

圓徑合度竅厚適均之管而以合徑圓鑽修治其內之周徑令圓中規直中繩竅中律度其聲乃恊不則流入別調難合雅音矣（頖宮禮樂疏）

撝謙按律有圍徑有容受黃鍾則容千二百黍無有于九寸內又開吹口之理李氏多用臆見恐舊說吹口在九寸正數外者終不可易宜以蘆管作吹口接之須薄須短

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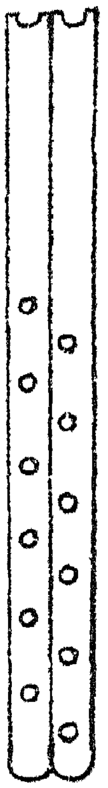
筊簫圖



管堂下之樂古上歌下管琴瑟有旋宮則管亦有旋宮矣疑未必即律呂之管鄭氏以漢大予樂之管釋之謂如篴六孔并兩而吹之十二月之音廣雅曰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意其六孔在中併上下兩孔為八長尺者九寸之尺圍寸者九分之寸開孔處各依其律之長爾雅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或小者半律而大者倍律此則律呂之管而未必為併兩之管矣

管

籥



禮記伊耆氏葦籥又夏籥籥之來久矣鄭康成曰籥如笛三孔郭璞曰籥三孔而短盎黃鍾之管容千二百黍為一龠今名籥者陳祥道所謂黍龠之法在是故也然則郭璞所謂短者長九寸無疑三孔者應子丑寅三統之律象三陽之出滯也爾雅曰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

仲其小謂之箹則籥亦有大小歟

籥

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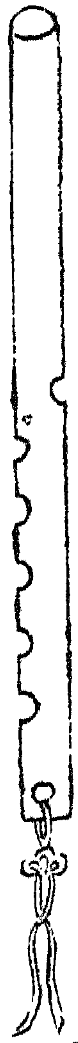
今之簫古之篴也通作笛音義並同風俗通曰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周禮笙師掌之經傳自笙師條外不多見故儒者疑篴非雅器因指橫笛為篴不知雅音之篴與籥同類古今通呼為籥廣雅曰籥

七孔謂之笛毛詩傳曰籥六孔其或曰七孔者連吹孔而言也然籥制自是三孔所謂三竅成籥三才之和寓焉註䟽解籥籥者曰如笛三孔而短然則如籥六孔而長者非笛也耶古無橫笛馬融云羌人所造翰註笛本四孔京房加一為商音而許慎曰羌笛三孔則又似與今笛異也風俗通云笛七孔漢丘仲造其於古者笙師所習未知合否今太常樂以橫吹之笛為篴而呼篴為長簫誤也其器納氣發聲度與律合以孔遠近分音清濁

合律呂是則鑽孔以盡旋宮與古之管籥畧同也○吹篴法紫竹長二尺五分以二尺合黃鍾倍律二尺者九寸之尺也此際橫鑽兩孔相通以達黃鍾之聲而繫之以紅絲自此而上俱照算定倍律分中鑽孔前五孔後一孔共六孔各徑二分口開半竅名山口直吹之其法在口唇之俯仰吹氣之緩急唇仰急吹則聲清唇俯緩吹則聲濁○凡藝是者宜平其氣緩取其音雖清激而不失悠徐之韻乃為雅樂若促拍弄巧則淫哇俗樂而已古賦云

學無入門之路撝謙按列孔之法雖依前算然亦難竟指某孔為某律須令善吹樂工按律管比音而協之庶不失匏竹尚議之遺故今不定律法

篴圖



舊法吹口徑二分深一分餘孔皆徑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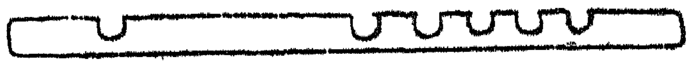
篪制

郭璞曰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鄭司農曰七孔然先儒又有六孔七孔八孔十孔之說古制失傳已久自宋以來太常篪用六孔橫吹今按郭氏圖三寸之說已為太寬禮樂蹠圍五寸三分又不知何據恐有誤一名沂蓋橫吹是也還宮之樂當各有一篪如其宮調更吹律議之詩有之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蓋壎篪俱以五竅取聲十

二律始于黃鍾終于應鍾二器五竅盡閉則為黃鍾五竅盡啟則為應鍾餘樂不然故惟塤篪有應和之義耳

頖宮禮樂疏

篪圖



漢制雅笛七竅以五聲加二變也蔡邕曰形長尺圍寸無底有穴然則有變徵之孔當去吹孔六寸二分八釐變宮之孔當去吹孔四寸六分六釐矣唐制尺有八寸亦取黃鍾倍律為義紫竹為之共七孔上一大孔徑三分乃吹竅也下六孔徑各二分橫而右輕吹之篪具五音笛具七音俱橫吹李我存以為竹音清激配以倍律然後協于中正然古制律之本黃鍾九寸全以截竹為度觀漢笛短而唐始用倍律其聲必倍矣單出猶可聽

也若大合樂之時八音齊舉而竹音獨倍于諸樂得無
陵抑乎固知古樂雅音必無竹用倍聲之理

匏音制度第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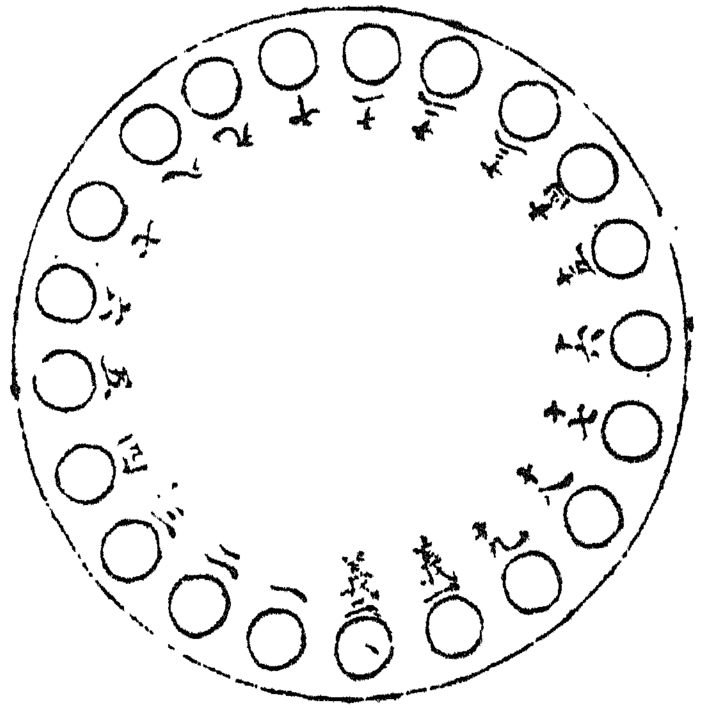
列管為簫聚管為笙鳳凰于飛簫則象之鳳凰戾止笙則象之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閏餘匏曰九星匏曰七星匏而笙竽之名最古葢自女媧氏作使其臣隨裁匏竹以為竽而周禮笙師教之月令仲夏調笙竽大者竽小者笙一類也笙者法萬物始生道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之制焉有六合之和焉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篠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美在其中鍾

而為宮以達沖氣而其用與衆樂相應○詩書所載有笙無竽而爾雅謂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又十九簧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巢之象十三管謂之和以大者唱則小者和所謂三笙一和而成聲者也然則大笙即巢即竽而小笙即和乎十三簧以象閏餘九簧以象九星七簧以象七星俗樂率從茍簡乃說文竽管三十六風俗通謂竽二十三簧諸儒以為二十四簧竊恐管多則匏巨而手不易持而吹氣難達古有義觜旋宮用之

或別有法今旋宮久廢太常所用惟十七管者止吹一調雖有正倍多管亦無所用之矣類宮禮樂疏據旋宮之法七音當用二十三管五音當用十六管有十三簧者五音旋宮九變之調也樂雖有十二均而用之至九變而極故旋宮者秖備十三簧從便耳後世雅樂和皆一十七簧外設二管不定置謂之義管每變均易調則更用焉葢亦以匏巨手不及持而吹氣難達之故今以考定七音旋宮須十九簧定管以二簧為義管

濁分焉過薄則以黄蠟瀝青點之依時和調夏秋則蠟
少青多冬春則蠟多青少點輕則聲清點重則聲濁其
大凡也詩稱吹笙鼓簧旣曰吹又曰鼓者凡竹音之屬
吹者按其孔則無聲發其孔則有聲笙獨不然發其孔
則無聲惟按其孔則呼吸之氣從山口出鼓動其簧而
聲始發耳山口高下各有定度管圍以竹匏縣以漆堅
木為咮揷管處勿使氣漏時置煖處以防浥蛀以上位
次如環無端與俗笙右傍留闕不連二孔向内以指入

二十一簧定位圖



據禮樂疏二十四管之竽首四管長二尺四寸次四管殺六寸次四管殺四寸五分又次四管殺三寸又次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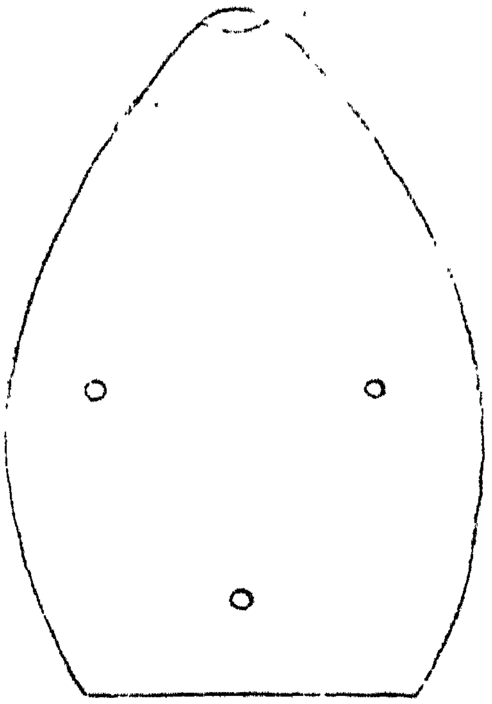
之古所謂土即今所謂瓦也國語曰瓦絲尚宮又曰瓦以贊之蓋壎以吹缶以擊皆土之屬而必資于火近世泥于土音無用火者未知其為缶屬也○制壎之法最不易過於小則無黄鍾律過於大則無四清聲務求大小適宜而後十二律始全法以米瀋和灰作模俟其燥也乃用磬石屑熟擣成泥水澄極細漆調如餳摶塑模上圍七寸五分高三寸五分底徑二寸四分厚四分上鋭處留一竅俟乾從上竅空去其灰壎腰四隅各開一

孔相對透明雖顯四孔只是兩孔之通者耳古云其二通者此也雙孔之下復開一孔形如鼎足寘之前面共上一孔是為六孔所謂前三後二併吹孔為六者也凡孔前後內外徧用生漆磨光更加硃漆戧金雲龍為飾頂竅徑四分餘竅空分許往來可容粒米要極淨圓乃能協律否則不唯不應字且不成聲矣○吹塤法左右兩手名指屈蟠塤底作環抱狀兩大指按內二孔左中指按外下孔左右食指按外上二孔○唇有頫仰抑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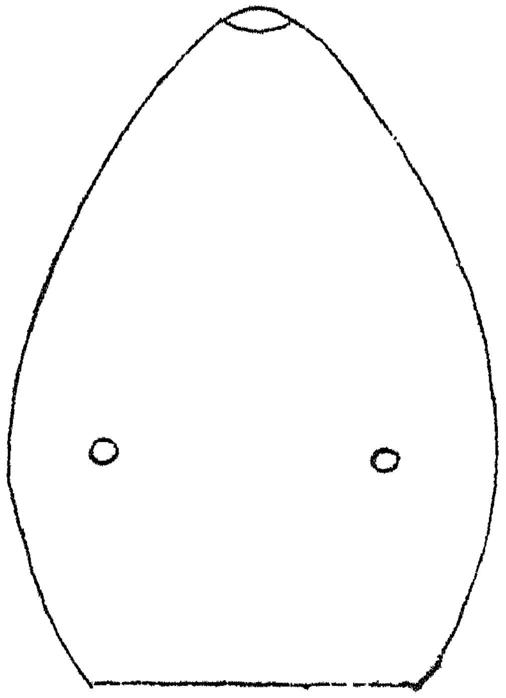
氣有疾徐輕重一竅可該數音旋宮備焉頖宮禮樂疏按吹塤調律須制器之後按律諧聲非可豫為定訓然非依舊法增損恐遂失其傳今依李振之先生頖宮禮樂疏所載備録以存彷彿然李尺太長其律未必合也

黄鍾五竅俱閉平氣俯脣輕吹○太簇略俯脣微仰吹○姑洗俯仰間略微加氣○仲呂啟右手食指餘閉平脣極重吹○蕤賓啟後二竅閉前三竅○林鍾啟左手中食二指餘閉○南呂前三竅俱啟餘閉○

墳前圖



墳後圖



前三竅如倒品字上二下一後二竅並列除吹口前後共五竅舊制大塤高三寸五分圍七寸五分底徑二寸四分吹孔徑三分五釐按孔徑一分七釐小塤高與大塤同其圍五寸五分底徑一寸七分五釐吹孔徑三分按孔徑一分五釐今考按孔不宜太寬只用米許為當

類宮禮樂疏

陳祥道曰塤容一龠之實

宋皇祐中御製頌塤前下一穴為太簇上二穴右為姑

鼗音制度第十九

鼓者以鼗冒木陽在陰中其聲如雷坎音也

考工記韗人為臯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

鄭司農註臯陶鼓木也鼓木節別者其兩端廣六寸而其中央廣尺也如此乃得有復穹者謂鼓腹穹隆居鼓三之一康成註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為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

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二十版上三正句二鄭解俱未安疑鼓面有三正如正鵠之正也賈侍中曰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

康成註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得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十二版則版穹六尺三分寸之二耳

為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註磬折中曲之中圍與鼖鼓同

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瑕鼓文也如積環其草調急也

周禮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振之李氏曰繪以風雲雷羽之象謂之雷鼓繪以麟鳳龜龍之象謂之靈鼓繪以飛鷺盤旋之象謂之路

鼓路與鷺通舊稱鷺乃鼓精周制但繪鷺于鼓腔隋
唐以來則刻鷺于鼓上雷鼓雷鼗六靣靈鼓靈鼗八
靣路鼓路鼗四靣蓋亦一様八靣六靣四靣如今儀
仗花腔鼓二十四靣杖鼓十二靣之類非一鼓而有
多靣也而宋人圖説廼以靈鼓八各冒一靣承以槃
軼轉以金樞作靁車之狀雷鼓路鼓亦如之誤矣鼓
音初無律呂詎若排簫笙竽取備多靣者哉
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周頌曰應田

縣鼓

振之李氏曰鼖鼓晉鼓皆建鼓也長短有異而鼓制不殊獨應鞞朄朔乃縣于大鼓之旁者其制有異朄朔之度長二尺大面一尺四寸小面七寸聲徐而洪類鞭鼓之聲應鞞之度長一尺四寸大面一尺小面五寸聲焦而急類鼗鼓之聲爾雅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而應田縣鼓鄭箋皆以為小鼓毛傳以田為大鼓鼖以田較應則為稍大而總之皆小鼓縣于建

鼗鼓鄭氏曰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孔氏疏曰鼗節一唱之終爾雅曰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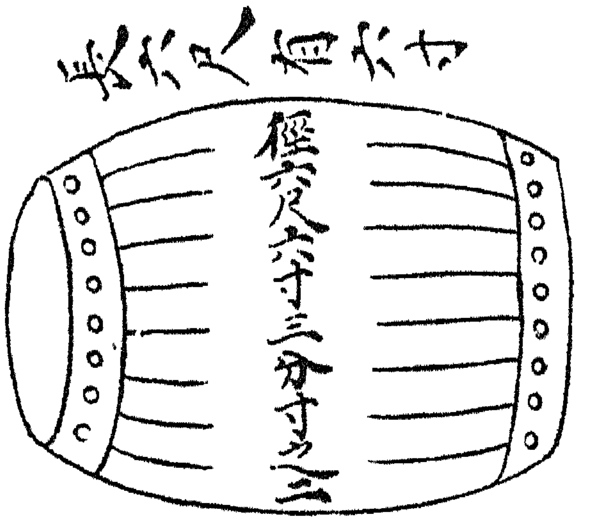
月令作鞀

李氏曰鼗兆鼓者也先儒謂凡樂先擊鍾次坎鼓鍾動而鼗已作及下管播樂器而樂具作焉乃鼓𣗥以先之則鼗又先于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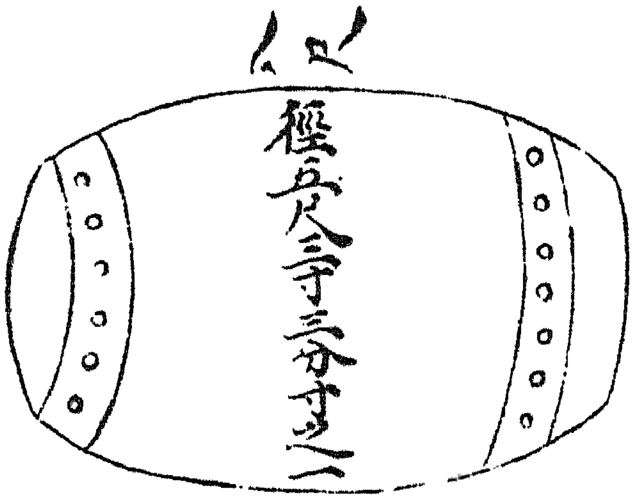
撝謙按李氏兆鼓之說本于陳氏禮書似出臆說而孔疏節一唱之終疑有所本據書鼗又在下管之次

更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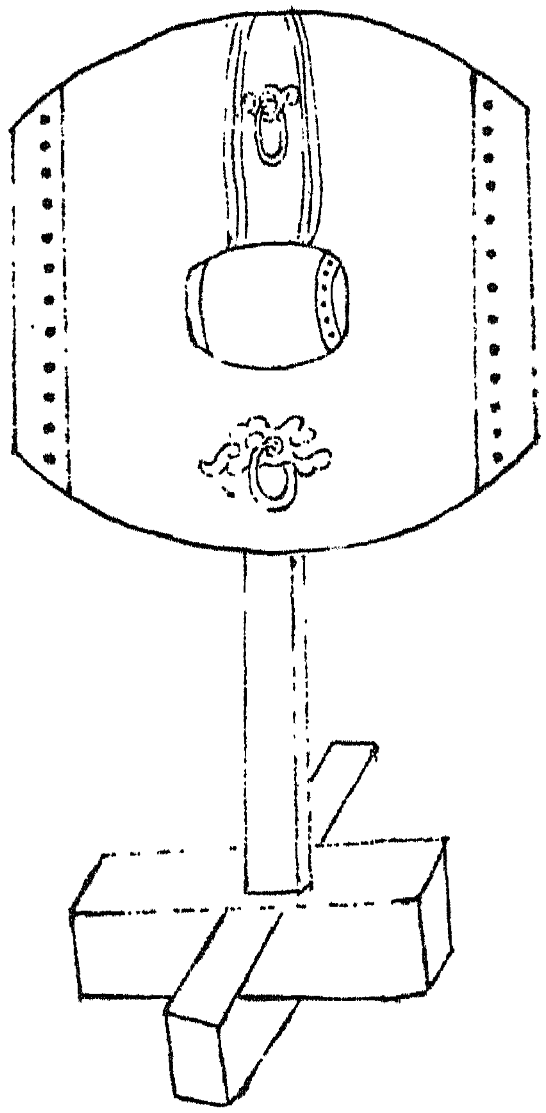
晉鼓



鼖鼓



應鼓在縣之圖



類宮禮樂疏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鼓為雄樂其聲讙而象雷其形穹而象天其於衆音為君是故其器不宜小小則不尊其擊不宜輕輕則不嚴而尤不宜於繁其聲音不配律呂第以檢樂所謂鼙鼓跡擊以節繁弦之契者是也鼓之為言孤也老子曰孤者王公以為稱又曰大音希聲言其尊重而不繁也鞞之為言裨也鼓聲疾而短闋須鞞以裨助之故曰鞞所以助鼓也

兩擊此起鼓也（三次共四擊）此後不復擊鼜第以槌擊鼓先後連二者三此為第一通又先後三擊者三此為第二通（第一通共六擊　第二通共九擊）又急五擊者三末復連加二擊此為第三通（第三通共十七擊）連前共三十六擊三通既畢則又從容三擊然後柷起而衆樂作焉故曰羣音之首也每樂奏一句鼓三擊而搏拊應之播鼗鼓㡓

撝謙按古樂先擊鎛鐘蓋特設一黃鍾之鐘以象陽氣萌於黃泉之中以為羣音之始也次之以柷象陽

氣動於木中止而未發所以翕聚衆音而止其縣動艮之所以成始也而後以鼓繼之雷出地奮帝出乎震於是萬物畢出此其序也先鼓後柷失其義矣如是則弦匏笙簧守柷而不守鼓矣

禮樂疏曰司馬遷樂書引子夏弦匏笙簧合守拊鼓之語張守節曰合會也守待也拊者皮為之實以糠如草囊也用手撫之鼓也言奏弦匏笙簧之時若欲令堂上作樂則撫拊堂上樂工聞撫拊乃絃歌也若欲令堂下

拊居鐘磬之間以為之節鐘一擊磬一擊各有八節俱尚拊故文獻通考亦云拊狀如革囊實以糠擊之以節樂近代搏拊之制以木為腔制如小鼓而長冒熟皮或生皮或實以糠或無糠乃是古之雅鼓而以架度之夫拊在堂上坐奏以節歌雅在堂下立奏以節舞其用不同而今以雅鼓冒搏拊之名且以代應鞞之用非古制也是宜改正别以朔鞞應鞞縣建鼓旁庶合古道

雅鄭司農云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
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樂記曰訊疾以雅蓋舞者通疾
則以此舂地而訊止之鄭康成曰雅中有椎又周禮笙
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械樂蓋賓醉而出奏械夏以此
三器築地為之行節

木音制度第二十

頖宮禮樂疏曰先王之作樂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以節之亦旣洋洋乎盈耳矣然而始之以柷終之以敔制用于木獨有取于質樸之音者何也禮始于報本樂始于尚德德莫崇于質樸而後文生文極而返之乎質以樸始以樸終惡其文之著也故曰椌楬者德音之音也柷敔椌楬同物而異名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戒之於蚤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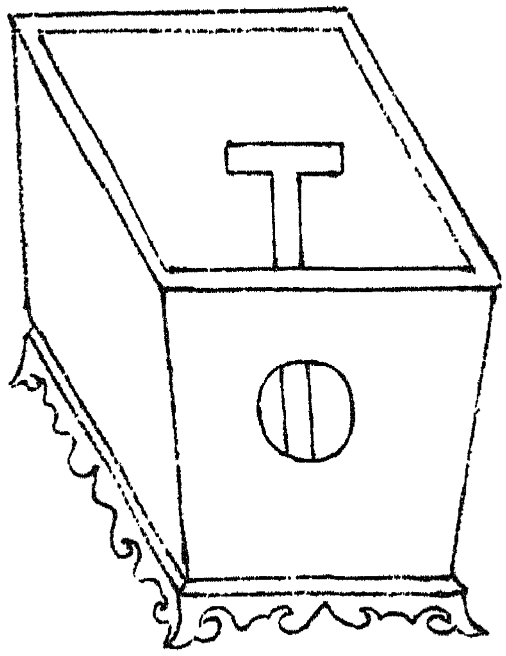
之于後也

又曰爾雅註曰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句柄連底句挏之令左右擊文獻通考所載畧同而於柄連底下益以旁有孔内手於中擊之以舉樂宋時依方色以圖瑞物今制三面繪山一面繪水而已柷用楸木止用梓木凡奏樂先以止左右擊共三聲以舉樂

撝謙按以柷起樂而謂之止者所以止樂聲發之過驟

也

柷圖



凡樂自外擊柷則自內擊象陽之發乎陰中也三八者
外陰之數也凡樂聲以虛敔則聲以實象陽之下伏而
堅實也三九者外陽之數也故柷以起樂敔以止樂白
虎西方蓐收之神也
禮樂疏曰木之屬古有舂牘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
以教裓樂葢今世拍板之類二六編聯取象律呂用以
節樂今雅樂亦缺此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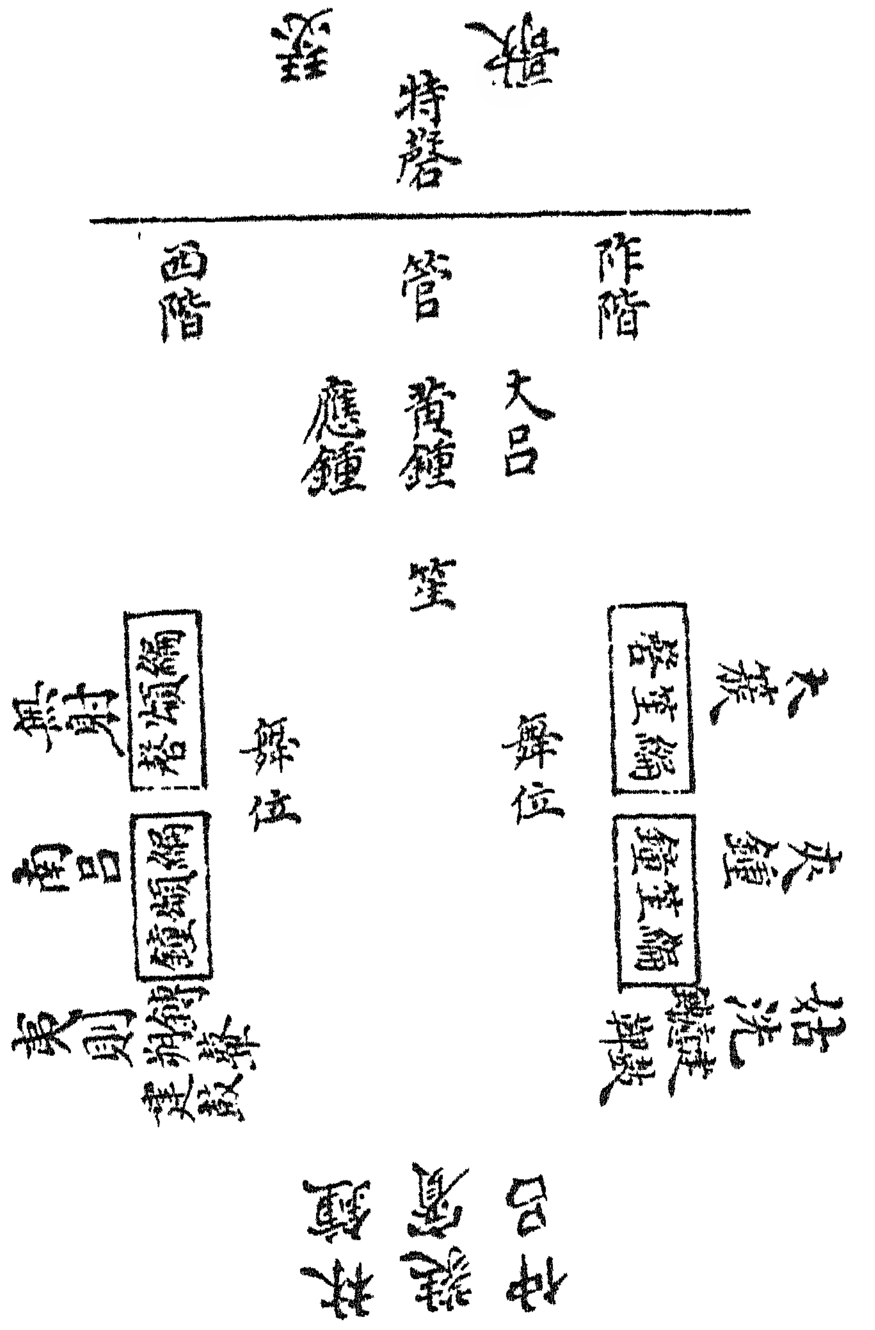
而總干則王太子王子與夫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秀又不足言葢無人不從事于舞矣而獨卑賤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酧載在漢大予樂者可考焉當時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内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顔色和順身體脩治以為舞人至隋而尚以品子為之號二舞郎葢典樂之教雖亡而冑子之選尚在也降至大觀乃詔罷雲門生舞而舞人皆菆陋屠沽或用羽流俚雜者混跡其

也又曰三代而後新聲代變舞容從之毋論節族淫雜

抑亦冠飾匪倫馴致大雅淪滅教化陵夷何怪乎士流

厭薄置不屑講

宮縣位



合樂第二十三

凡樂一升歌二下管三笙奏四間歌五合樂六興舞今以韶武為法用尚書周禮儀禮禮記左傳詩說國語公羊諸書推定

虞韶

堂上升歌大呂搏拊琴瑟擊玉磬應之琴瑟還宮磬以節樂

樂章亡○問周禮太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故昔人亦有以虞書之拊為一器今何不從之曰上言戛擊

若有虞自成一代之樂豈有不先合黃鍾之理

管畢擽敔止歌擊柷笙亦奏黃鍾鏞應之擽敔

樂章有聲無詩今亡

間歌歌笙迭奏如前三終

樂章亡

乃合樂金聲擊柷播鼗擊鼓樂作人聲琴瑟鍾磬笙簫

塤管調用黃鍾

樂章亡

收羽擊鼓章畢一唱播鼗樂畢摐敔太師告樂正曰正歌備樂師號舞者舞者就列兆内列四表表首六十四綴綴相去一步舞用八佾六十四人分兩階西階用干東階用羽擊柷播鼗乃鼓興舞吹簫鼓止初舞歌水德歌一聲一容從一表至二表播鼗歌止舞止簫止一成舞者出

周禮言舞大韶奏九德之歌今亡

樂作如前樂止復鼓代者就列興舞吹簫如前用大呂

歌木德歌從二表至三表再成播鼗止舞如前樂作如前復鼓代舞如前用太簇歌火德歌從三表至四表三成用夾鍾歌土德歌從四表復三表四成用姑洗歌金德歌從三表復二表五成用仲呂歌穀德歌從二表復一表六成用蕤賓歌厚生歌從一表復至二表七成用林鍾歌利用歌從二表復至三表八成用夷則歌正德歌從三表復至四表九成用大磬止樂

舞法七〇九成四表說見禮書文東階武西階亦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大禹謨曰九功維叙九叙維歌又曰舞干羽于兩階

周禮曰九德之歌九磬之舞

大武

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小師擊拊工歌比琴瑟詩清廟夾鍾七音一人唱三人歎頌鍾磬奏夾鍾應之歌夾鍾先擊夾鍾特鍾起調至畢曲時擊特鍾

周禮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

鼓節之如前笙畢櫟敔

樂章有聲無詩今亡○問三笙一和而成聲鄉射禮也安知大合樂止此乎曰觀升歌一唱三嘆止四人則笙亦止四人矣

問儀禮歌管不用鐘磬何也曰祭饗之大乃有金奏間歌一歌琴瑟一奏笙一歌琴瑟一奏笙一歌琴瑟一奏笙皆奏鐘磬如前

樂章亡

君執朱干玉戚東上羣臣執戈旄司馬二人執鐸進旅
退旅服因祭冕而襲
兆舞域也朱干即盾禮書曰以草為之其背曰尾其
尾設錫白金也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
其繫之也以綉韋其繫綉韋也以紛按此即秦風龍
盾恐虞制則不畫龍玉戚玉柄斧也左傳曰剝圭以
為樾柲
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

夏郊特牲曰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諸侯之僭禮也
公羊曰八佾以舞大武陳祥道曰禮稱裼而舞大夏
則舞武襲　六成四表先儒相傳亦見禮書
先擊鎛鐘次擊柷次以鞞令鼓擊建鼓與舞備戒君總
干山立鼓止金奏武一章咏嘆之淫液之調用夷則上
宮凡歌起調皆擊本律特鍾畢曲皆擊特磬
先鎛金聲也鞞悚應也悚始之應應之也皆小鼓建
鼓大鼓也山立嶷然不動也國語伶州鳩曰王以癸

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又於皇武王一章春秋傳以為此大武之首章蓋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也或謂此有武謚則此武王烏知不如商頌武王靡不勝之說但以頌王之武而其後遂以為謚耶

樂記孔子問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賓牟賈曰病不得其衆也曰咏歎之淫液之何也曰恐不逮事也

矛四次擊刺按月令舞器有戈獨矛未聞又曰分夾
而進事蚤濟也又曰武始而北出
陳祥道曰夾振之而駟伐象司馬振鐸師徒皆作也
又曰始而北出商居東北故也
至第二表歌止舞止一成舞者出乃擊柷合鐘磬琴瑟
塤箎簫管笙調用夷則如前樂畢擽敔復鼓代者就列
興舞金奏酌一章調用黃鍾下宮
左傳曰武王克商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

定獨詩說以賚為大武之二成肆夏為大武之三成今按國語伶州鳩曰王以黄鍾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宫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則再成之時方象布戎牧野之事與賚詩之義全不相屬而文王勤止則所謂昭顯文德時周之命則所謂布令于商無疑也左傳之說為正其酌一章詩說以為大武之五成然其詩有純熈大介之語當

在再成記曰再始以著往又曰再成而滅商
問先儒以國語有上宮下宮之說上宮聲高為清聲
然乎曰此不知律之說也清聲安得為宮葢十二月
各有律律當其月則為宮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
仲呂為下宮以其聲近下而濁也蕤賓林鍾夷則南
呂無射應鍾為上宮以其聲近上而清也
自二表至三表歌止舞止再成舞者出合樂如前復鼓
代者就列興舞金奏賚一章調用太簇下宮自三表至

四表鳴鐃鼓退舞者南向歌止舞止三成舞者出合樂
如前復鼓代者就列興舞金奏般一章調用無射上宮
詩說曰般大武之四成記曰三成而南蓋至四表而
南向為三成之舞也國語曰反至嬴內以無射之上
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和民也
周禮以金鐃止鼓中冬大閱鼓退鳴鐃且却
以上四成象伐紂之武功以下二成象周召之治故
國語止載四宮

古者倣韶舞以為孔廟祀聖之用春用韶秋用武而使弟子得觀禮樂焉不亦美乎然其疾徐踈數音容之妙則有待之神明之人教習之久而不可以旦暮必者須司成司儀率國學俊秀為之

振之李氏曰今孔廟大成之舞即宋朝化成天下之舞元祐間命樂正開封葉防所撰義取揖遜彰宋受命之自不知何故輙以用之孔庭而至今仍之無改焉藻伏思之夫子之樂不同百王惟道德尊崇删述

垂憲非有揖讓征伐可為摹擬終難杜撰所以國初儒彥不敢輕有改易但與其遵用宋樂不如上取韶舞聞韶忘味蓋聖心有獨契焉周制雲門之舞用之圜丘咸池之舞用之方澤九磬之舞用之宗廟之中凡祭祀皆用古樂即歷代不相沿襲然名異而實則同非必其叔為之也矧磬之為用更廣以祀四望亦以禮神鬼孔祀用磬於古未悖雖其笙鏞綴兆不詳載籍然可考求潤色略存古意按李氏此說實為至論乃前人所未發

用樂第二十四

大樂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銜枚氏掌司囂禁嚻呼嘆嗚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之心入之矣

九夏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齋）族夏祴夏（陔）驁夏

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鍾林夷南無應也比六律
主入以東為右西為左

此奏鍾之法疑即王夏陳祥道曰諸侯有肆夏無王夏大夫有陔夏無肆夏

大樂正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膳夫王日一舉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𨽻此觀之古之君子飲食以樂侑之言語以歌達之行動以佩鳴之升車以鸞和奏之出入以樂節之葢無適而不養其和也

祭祀

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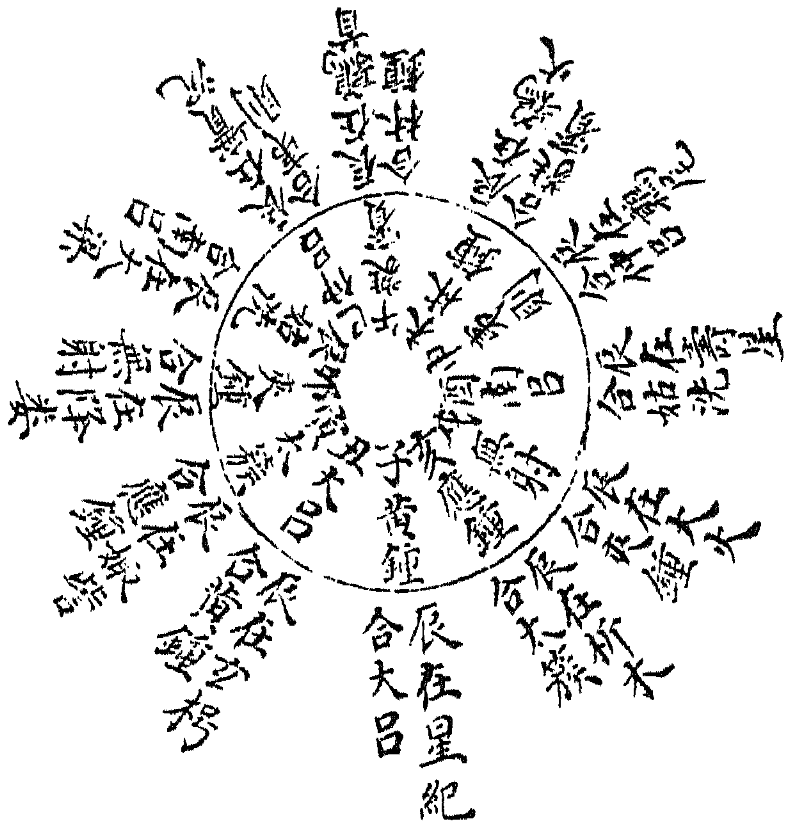
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唐之祭社下奏太簇上歌黄鍾趙慎言曰太簇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于寅斗建寅則日月會于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于陰陽歌奏之

而今冬至建子日躔乃退于箕安得子丑之合而周公聖人識不及此而附會矯誣以瀆上帝山川百神之祀必不其然撝謙按升歌管奏雖上下舉應而實不同時周公作樂但據周時辰建之合即用以合和固不必以後世之不合害其當時之合也竊所疑者在先祖先妣之分奏而又先妣而後祖據儀禮卜祀先祖以某妃配祭義設同几禮器周旅酬六尸無有享先祖而不及妣者矣唯喪中虞祥忌日之類始分

之則又不舉樂則此禮胡為乎來哉分樂而序之奏黄鍾于天神太簇于地祇先天神于地祇也奏夷則于先妣奏無射于先祖則先妣先于先祖也而可乎此決非聖人之舊矣或曰此先妣蓋指姜嫄也

陰陽合聲圖



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黄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或問周禮三祭之樂朱子曰此不可曉先儒謂商是殺聲鬼神所畏故不用而只用四聲迭相為宮未知

禮據郊特牲稱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則不然以鬱鬯求神于陰蕭膋求神于陽然後樂極九變而後降神也據祭統羞嚌薦豆之後又言及入舞君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則是正獻之時亦奏樂不殊燕禮也

凡祭祀有鼃黽鳥獸之聲則蟈氏焚牡鞠而以其煙被之凡水蟲無聲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

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註旣升堂主人獻賔酒賔卒爵而樂止此饗禮之一節也賔酢主君又作樂主君飲畢則樂止此饗禮之二節也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是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是四節也夏籥禹大夏之樂曲以籥吹之也與象武次序更迭而作故曰夏籥序興行中規第

五節也還中矩第六節也采齊樂章名和鸞車上之鈴也車行整緩則鈴聲與樂聲相中蓋出門迎賔之時此第七節也客出之時歌雍詩以送之此第八節也振羽即振鷺禮畢徹器則歌振鷺之詩九節也九者之禮大饗有其四一是賔卒爵而樂闋二是賔酢主卒爵則樂又闋三是升歌清廟四是下管象武餘五者則非饗禮所得專也

郊特牲云賔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

闋孔子屢嘆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繇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燕

儀禮諸侯燕卿大夫獻酢旅酬畢納工工歌鹿鳴四牡皇華卒歌獻工畢下管新宮卒管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畢獻笙畢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就席乃納工歌鹿鳴三終乃獻工畢管新宫三終及射獲者舉旌以宫偃旌以商末射命太師奏貍首以射射畢乃燕無算樂賔降奏陔公入奏驁

射人王射以騶虞九節諸侯射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三節射義曰騶虞樂官備也貍首樂會時也采蘋樂循法也采蘩樂不失職也

鄭氏曰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間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然則王之九

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
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
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
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盡志于射以
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流亡者未之有也
卿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
和容五曰興舞大司樂王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
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蓋射有舞法失其傳耳

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
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
鼓退鳴鐃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既設驅
逆之車令鼓振鐸如前車徒皆作遂鼓行徒啣枚而進
既獲及所弊鼓皆駴疾播也車徒皆譟徒乃弊止也
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鼓人以鼖鼓鼓軍事凡軍旅夜鼓鼜

古者習諸侯大夫士於祭祀饗燕習士庶人於鄉射鄉飲莫非用樂琴瑟弦歌通乎上下非是莫敢用樂焉是以化成天下感其聲者莫不繁祉老壽和平愛敬治之極也後代制樂者幸而有作則以歸之學宮一歲而再演士大夫且不一見何緣化民成俗乎縣不知作樂之用故也

古樂之作或謂即宜用俗樂工為之則易成何如曰不可與古樂以致治猶窮經書以求道也欲得窮經

書以求道者而必于看淫辭小說之人求之我知其
之楚而北轅矣唐有康崑崙者善琵琶自號無敵及
聞段善本楓青之彈驚而下拜德宗命段授康段奏
曰崑崙本領邪雜須令十年不近樂器乃可授今淫
聲既熟舉手即入焉何可用也須用二十左右國學
生未學俗樂者始肄時寧可不成聲音久之漸熟然
後樂有可正之理
此書於古樂未知無稍齟齬然古人聞樂知德後有

知我者於此求之亦可也

乾隆御覽之寶

古樂書卷下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